

尚書今古文注疏

昔在帝堯注鄭康成曰書以堯為始獨云昔在使若無

先之典然也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注鄭康成曰堯尊如故舜攝其事作堯典注鄭康成曰

舜之美事在于堯時疏鄭注俱見書疏云書以堯為始

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史公意與鄭合也云使

若無先之典然者楚語申叔時曰教之訓典注云訓典

五帝之書是堯已前書有名典者此始自堯故云無先

也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者嫌堯得舜即遜位不為天

子故釋之孟子萬章篇云堯老而舜攝也又云堯崩三

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是則堯在時舜未

即真則堯為天子如故也故云堯尊如故堯典文自曰

若稽古至陟方乃死今古文同今正義本以慎微已下

為舜典始自

偽孔傳也

虞舜側微疏

啟玉篇作微引此文云微賤也微即說文
數字公羊定八年傳云季氏之宰則微者

也是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鄭康成曰

為賤也入麓伐木

阮歷者釋詁云數也鄭注見書大題疏作舜典阮趙岐注孟子
萬章篇云孟

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孟
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案趙氏雖有此言

而孟子所載諸舜事不稱舜典未敢據增
今以各書所引佚文有篇名者附于序後

帝釐下土方注

馬融曰釐賜也理也設居方別生分類

作汨作九其九篇注

馬融曰其法也鄭康成曰汨作九

其已逸豪飫阮

帝釐下土釋文云下土絕句一讀至方
字絕句今書亡難以定之馬注俱見釋

文云釐賜者詩傳文詩既醉疏引釋詁釐子賜也今有
雅作賁予又云理者理與釐聲相近云其法者詩傳文

鄭注見書疏云其汨作典寶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案逸者不立學官逸在秘府也亡者竟亡其文故漢人所云逸十六篇亡于晉永嘉之時也書疏云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云云不數稟飫以其亡也汨依偽傳訓治當作汨从日稟依偽傳訓勞當作稟从木飫即餓省文

經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疏**大傳虞夏傳引書

引作民以無敖辯者說文云治也詩采菽云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傳云平平辯治也敖者說文云出游也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棄稷

注鄭康成曰大禹謨已逸**疏**釋文云矢本作天謨字又作謨鄭注見書疏即上所

云一十三篇已逸也下同不更出益稷疏云馬鄭所據書序此篇名為棄稷又合此篇于皐陶謨皆由不見古文案偽傳割分皐陶謨來禹已下為益稷因暨益暨稷之文易棄為益也見皐陶謨疏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注鄭康成曰任土謂定

其肥磽之所生

疏

釋文云貢字或作贛鄭注見書疏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者鄭以經

厥田上上為地形高下即肥高即磽也肥磽者孟子告子篇云則地有肥磽趙注云磽薄也鄭注周禮載師云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段氏玉裁云疑當有作禹貢三字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注

史遷說

夏后帝啟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國昆帝五人須于

洛汭作五子之歌馬融曰須止也鄭康成曰避亂于洛

汭五子之歌已逸邦一作國

疏

楚語土豐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注

云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曰太康失國
昆弟五人須于洛汭傳曰夏有觀扈案春秋左氏昭元
年傳云夏有觀扈商有妣邳周有徐奄周書嘗麥解云
其在殷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
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畧案殷字當作夏
楚辭離騷云啟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
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注云言太康不遵禹啟之
樂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
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居閭巷失尊位也墨子非樂篇
云于武觀曰云云竹書紀年云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
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
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五觀也國在今頓丘縣潛夫論
五德志篇云夏后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
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段氏玉裁云墨子
作武觀楚語作五觀武卽五也以左傳斟灌夏本紀作
斟氏戈氏若干或言若柯桓表讀如和表例之歌卽觀
也五子之歌卽五觀也之歌蓋謂往觀也觀地卽洛汭
韋注最明然則觀地不在西河漢東郡畔觀縣非洛汭

觀地也觀之為歌猶甫之為呂費之為盼作偽者泥于歌字造為五章尚書不當以詩歌名篇固不待辨而自明者案段氏說誠有識之言蓋啟子五人兄弟五人更立必是兄終弟及安得同時作歌據竹書紀年云王季子則五觀者其第五子也馬注見釋文云須止釋詁文鄭注見書疏

經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

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疏**

墨子非樂篇引

武觀曰云云惠氏棟云乃當作子是也淫溢溢與佚通言淫蕩也野于當作于野于往也將將上疑有脫文作樂聲也莧當作莞形相近字之譌卽管磬也湛與媵通渝與輸通言啟子淫佚安樂往野飲食樂聲鎗鎗銘力于磬管媵樂昏濁于酒委輸其食于野萬舞之盛顯聞于天天弗用之

羲和湏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注**鄭康成曰允

臣名允征已逸

疏

義氏和氏世為日官春秋左氏桓十七年傳云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

服虔注云日官日御典歷數者也夏本紀云帝中康時義和誣淫是義和歷世為日官至中康時誣淫廢職也

鄭注見史記集解云允臣名者顧命云允之舞衣鄭注云古人造此物者之名偽傳以為國名非也

經 篚厥元黃昭我周王

疏

堯典疏云鄭注禹貢引允征云郭氏注爾雅釋詁引書云

釗我周王即允征也昭者釋詁云詔導勸也釗者釋詁云勉也義與昭相近周王者鄭注禮記云忠信為周非

殷周之周也

商書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疏

鄭康成曰

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理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成

湯所都

疏

契至湯凡十四世周語單穆公曰元王勤商

四世殷本紀云契生昭明卒子相土立卒子昌若立卒

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

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

子天乙立是為成湯毫者薄假借字大傳云夏人歌曰

盍歸于薄薄亦大矣俱作薄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也

史記秦本紀寧公三年與亳王戰亳王奔戎正義引括

地志云其國在三原始平之

界案在今陝西非湯薄都也

作佶釐沃

注

史遷無此二字鄭康成曰帝告釐沃亡

告與譽通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皇覽曰帝譽冢在東

郡濮陽頓丘城南毫陰野中地理志東郡濮陽故帝丘

顓頊墟案在今河南濬縣西北湯遷偃師云從先王居

者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

十四里本帝譽之墟商湯之都也又云盤庚所從都之

案偃師今河南縣與濬縣相近史公告作誥者鄭注緇

作帝告

注

史遷告作誥一

作帝告

注

史遷告作誥一

作帝告

注

史遷告作誥一

作帝告

注

史遷告作誥一

作帝告

注

史遷告作誥一

作帝告

注

史遷告作誥一

作帝告

注

史遷告作誥一

作帝告

注

史遷告作誥一

作帝告

注

史遷告作誥一

衣云告古文誥一作佶者索隱云古今人表亦作佶史公無釐沃者疑帝告釐沃本一篇釐來聲相近言帝嘗來沃土耳偽傳既云告來居治沃土又云二篇未可據也

經施章乃服明上下

疏困學紀聞二云尚書大傳帝告曰殷傳帝告書曰施章乃服明

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邪案王氏應麟說非也伏生以秦時藏百篇于山中親見其文故記其剩語若孔壁逸書無帝告也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注**鄭康成曰湯

征亡

疏考孟子滕文公篇云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曰何為不祀曰無以共犧牲

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足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

謂也趙注云葛夏諸侯羸姓之國又注葛伯仇餉云尙書逸篇文仇怨也言湯伐葛伯怨其害此餉也孟子又云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又云書曰徯我后來其無罰注云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而言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案此疑亦湯征文但趙氏止云逸篇故存其文于疏段氏玉裁云書曰葛伯仇餉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此湯征文作僞者誤系之仲虺之誥趙氏不云亡書而云逸書者趙不見中古文于亡與逸不能如鄭之區分也

經湯曰子有言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救

疏史記殷本紀云湯征諸侯

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云云作湯征王氏鳴
盛曰此乃殘章零句不能成篇馬遷受諸安國而載之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注大傳亳作薄疏

釋詁云適往也伊尹適夏者趙注孟子云伊尹為湯見
貢于桀不用而歸湯案射義古者諸侯有貢士于天子
之制蓋伊尹為湯貢士而適夏也鄭注大傳云是時伊
尹仕桀醜者說文云可惡也春秋左氏昭廿八年傳云
惡直醜正是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注史遷無乃字
醜亦惡也

汝俱作女方作房疏史公無乃字江氏聲以乃為衍文
也遇者穀梁隱八年傳云不期而

會曰遇方房古通字詩大田云既方既早箋云方房也
謂子甲始生而未合時也伊尹既入亳之北門遇汝鳩

汝方則知是湯注鄭康成曰女鳩女方亡
之二臣名矣

疏大傳云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
和而歌曰盍歸乎薄薄亦大矣伊尹退而間居深聽

樂聲更曰覺兮覺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
兮見路史疏仡紀夏后紀新序刺奢篇云桀作瑤臺罷
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
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
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壯驕兮六轡
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
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
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
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趨遂適湯湯立爲相此
亦用大傳文也大傳今多缺佚韓詩外傳二亦于此有
脫文故載新序于疏釋文云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
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書疏云鄭
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帝告
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元爲商書案汝鳩汝方僞傳
云二篇亡似非也伊尹同時遇汝
鳩汝方安得作書二篇蓋一篇耳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注

史遷此序在湯誓

典寶後鄭康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其時然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旱致災明法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于是故止疑至臣扈注馬融曰疑至臣扈二臣名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鄭康成

曰疑至臣扈亡

疏

遷漢書郊祀志作遷云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迺遷烈山子柱而

以周棄代爲稷祠注應劭曰連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社以棄代爲稷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案說文迺遷徙也與或作舉鄭注見周禮大宗伯疏又書疏引明法以薦作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云犧牲既成至變置社稷孟子盡心篇文也云湯當伐桀之時旱致災者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

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據言五年不收鄭氏云七年者大傳云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爲禱湯乃剪髮斷爪自以爲牲而禱于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漢書鼂錯傳云湯有七年之旱然則五年者據不收而言七年中有禱而得雨之年也云故湯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于是故止者春秋左氏昭廿九年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考國語則厲山氏之子曰農者卽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也書疏云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僞傳云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以稷代而後世莫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王氏鳴盛駁之云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蓋王者革命必別建大社而亡國之社則掩其上棧其下使無所通周于殷之亳社然也其所建社必

別立壇墀易其所樹之木而不易其神故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此序所云遷社則非此之謂故鄭引孟子以爲大旱而欲變置稷則有代而遷社則無代故不可遷然則此事固與革命無涉僞孔必欲立異然則殷之亳社其卽仍夏之亳社乎必不然矣史公無疑至臣扈未知是一篇名或二篇卽是二臣名因遷夏社而作亦未必二篇也馬注見書疏云疑至臣扈二人名者君奭篇言大戊時有臣扈不審卽是其人否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陲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注鄭康

成曰鳴條南夷地名

疏

陲字說文所無未知何字之誤亦未詳其地所在也史記殷本

紀云桀敗于有娥之墟桀奔於鳴條正義曰括地志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坡口卽古鳴條陌也鳴條戰地在安邑西書疏云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後漢書隱逸傳云昔湯卽桀于鳴條而大城于亳注或言陳留平邱今有鳴條亭也案括地志以鳴條爲在安邑本皇甫謐之言亦見書疏殊不可信鄭

注見書疏及夏本紀集解云鳴條南夷地名者呂氏春秋簡選篇云殷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奔走淮南主術訓云湯困桀鳴條擒之焦門修務訓云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以其過放之厯山觀下文伐三艘三艘在今山東定陶南巢在今安徽巢縣則桀所奔地皆在東南故鄭以鳴條爲南夷周書殷祝解云湯將放桀于中野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下又再徙方至南巢又舜征三苗而崩葬于蒼梧之野是南夷地孟子言舜卒于鳴條亦鳴條作湯誓疏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條爲南夷之證也

作湯誓疏

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案湯誓今文古文俱有非亡篇而論語堯曰篇云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注孔安國曰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周語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注云湯誓尙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墨子兼愛篇引湯說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

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以萬方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案諸書所引合證其文知此是桑林禱雨之辭非伐桀誓師之文也方與夫聲相近當爲萬夫蓋爲民請命之詞趙岐謂是今湯誓散亡者非也或此篇卽是夏社佚文所謂旣致其禱祀明德以薦而猶早至七年故告天以遷社也周語旣引作湯誓姑附爲疏于此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艘

注

史遷艘作麥鄭康成

曰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艘

疏

敗績者春秋左氏莊十一年傳

云大崩曰敗績郡國志濟陰定陶有三艘亭定陶今山東縣屬曹州府鄭注見堯典疏引伊訓者孔壁古文有伊訓今則亡之鄭氏猶及俘厥寶玉

疏

俘者釋詁云取也

誼伯

仲伯作典寶注

史遷誼作義仲一作中鄭康成云典寶

已逸

疏

史公誼作義者古今人表亦作義伯中伯是仲亦作中也釋文云誼本或作義案書疏舉鄭注

書序云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據此則典寶在咸有一德之後伊訓之前而疏說百篇次第孔鄭不同但舉湯誓咸有一德蔡仲之命周官衆誓五篇不舉典寶用此知疏所舉次第不同者尚未備也但據二十四篇次第知典寶在咸有一德後伊訓前而百篇次第伊訓之後尚有明居未知鄭本典寶在明居後抑或在

前姑從孔本

湯歸自夏至于大垆注

史遷大垆作泰卷陶一無陶字

卷一作餉又作洞

疏

史公大作泰垆作卷陶者俱聲相近集解引徐廣曰一無此陶字索

隱曰鄒誕生卷作餉又作洞又云其下陶字是衍耳舊本或傍記其地名後人轉寫遂衍斯字也

中虺

作誥史遷也作誥一作誥鄭康成曰仲虺之誥亡疏

史公也作誥者當為羅省文見說文荀子堯問篇云其在中歸之言也又作蘇春秋左氏定元年傳云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孟子盡心篇云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注云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是仲虺即萊朱也

經亂者取之亡者侮之疏春秋左氏襄三十年鄭子皮曰仲虺之志云又哀十四年

傳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同又宣十二年傳隨武子曰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我聞于夏人

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疏墨子非命篇上云仲虺之

告曰中篇云于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下篇云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江氏聲云式用也爽當為喪案用為龔聲相近式為伐厥為闕

形相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自為謀而莫若已

者亡

疏荀子堯問篇吳起引楚莊王之言曰其在中蘇

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亡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注史遷黜作紂鄭康成

云湯誥已逸

疏黜者說文云賤下也史公作紂通

經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母不有功於民

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母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于

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

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

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注立一作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

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

注之一作政在國女母我怨疏殷本紀云湯既紂夏命還亳作湯誥曰云云以

令諸侯此篇似是全文即從孔安國問故得之者馬鄭

諸儒不據以編入廿九篇中以爲逸文漢人家法如此

案殷本紀載此文至於東郊有功于民皆作於久勞于

外下文有功于民又作于蓋傳寫誤作於也尚書皆作

于立一作土之一作政皆集解引徐廣曰

伊尹作咸有一德注鄭康成曰伊陟臣扈曰下闕咸有

一德已逸疏堯典云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

在湯誥後偽傳系之太甲

時誤也鄭注見堯典疏

經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疏為緇衣引尹吉曰注云吉當

告伊尹之誥也書以為咸有壹德今亡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感也

尹躬天見于

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疏緇衣引尹吉曰注云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為先

字之誤忠信為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為敗邑或為子案鄭注緇衣云今亡錢氏大昕云或今逸之譌段氏王裁云是篇本逸而亡今亡者逸篇十六至康成時亡之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然則馬鄭亦未全見十六篇也

咎單作明居

注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明居人之

法也鄭康成曰咎單亡

疏馬注見史記集解云咎單湯司空者王制鄭氏以為殷制

其文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則居民是司空之事此以明居名篇是明居民之法王制又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此居民之法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注史遷說

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卽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鄭康成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

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伊訓逸肆命逸徂后亡疏史公

子太丁云云史記正義云太史公採世本有外丙仲壬鄭注見史記集解以肆為陳者周禮注同云言湯之法

度者徂往也后君也已往之君即湯之法度也

經天誅造攻自牧官朕載自亳疏孟子萬章篇引伊訓曰注云伊訓尚書逸

篇名牧官桀官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官桀起自取之也

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從諫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

明為下則遜疏荀子臣道篇引書曰注云書伊訓也惟案揚倬時伊訓已亡此注或據舊說

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

明疏漢書律歷志引伊訓篇曰說云商十二月乙丑朔冬至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已冬至越弗記

先王于方明已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注如淳曰
觀禮諸侯觀天子為壇十有二尋加方明于其上孟康
曰方明者神明之象也已木為之方四尺畫六采東青
西白南赤北黑上元下黃案誕者釋詁云大也資為咨
假借字資有牧即堯典咨十有二牧也太平御覽四百
八十引三禮圖曰方盟木方四尺設六色東青西白南
赤北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
北方璜東方圭方明者上下四方之神明天之司盟載
孚在亳征自三朶疏堯典疏云鄭注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注史遷說帝太甲既立三

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鄭

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疏桐宮者史記正義引

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按尸鄉在洛州偃師
縣西南五里也案偃師今河南縣屬河南府鄭注見史

解記集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注史遷說

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

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

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

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鄭康成曰太甲三篇亡疏釋云思

念也庸常也謂思五常之德

經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疏表記篇

曰注云太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母越厥命以自覆也若

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疏緇衣篇引太甲曰甘越之言歷也厥其也言

無自顛覆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
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間視
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為政亦顧天之明
當以已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顧天之明
命**疏**大學篇引太甲曰注云顧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
不可活**疏**孟子公孫丑篇引太甲曰注云殷王太甲言
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若高宗雖雉宋景守心
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已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
是為不可活故若此之謂也緇衣篇引太甲猶可違作
可違也不可活
作不可以追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

疏史記集解云皇覽曰伊尹冢在
濟陰已氏平利鄉亳近已氏正

義引括地志云伊尹墓在洛州偃師縣西北八里
又云宋州楚丘縣西北十五里有伊尹墓恐非也
咎單

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注鄭康成曰沃丁亡

伊陟相大戊

注

馬融曰大戊太甲子亳有祥桑穀共生

于朝

注

史遷說帝大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

於朝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

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

去鄭康成曰兩手揜之曰拱

疏

馬注見釋文云大戊太甲子者史記述商世系

殷本紀與三代世表不同本紀大戊爲小甲弟大庚子世表則以大戊爲沃丁之弟是亦大甲子也馬氏據世表史公說大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者呂氏春秋制樂篇云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大拱其吏請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韓詩外傳三云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

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爲而生
於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
也湯曰柰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
妖而爲善卽禍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
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大
傳云湯之後武丁之時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
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
言也問諸祖己曰桑穀野草也野草生于朝亡乎武丁
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
之禮諸侯重譯來朝者六國說苑君道篇云殷大戊時
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大戊
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
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見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
至於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亡漢五
行志引劉向說亦同以爲高宗武丁時事蓋大戊卜于
湯廟故譌爲湯時事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今古文
以三宗傳聞異辭故各從其師說然則孔安國古文說
爲大戊時伏生今文說爲武丁時呂氏春秋以爲湯時

者誤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兩手搯之曰拱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滿兩手曰拱

伊陟贊于巫咸注馬融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鄭

康成曰巫咸巫官疏贊者漢郊祀志注孟康曰說也案

使禳除之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書疏俱以為巫官者楚語云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真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

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

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是古之巫必有智聖聰明者為之馬氏以經稱巫為在女之名故

特云男巫也周禮春官有司巫掌作咸父四篇注史遷

羣巫之政令其屬有男巫女巫作咸父四篇注史遷

父作治說為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父作大戊馬融曰

父治也鄭康成曰咸父四篇亡疏也史記又作

文同云作大戊今書序作咸又四篇下無此三字江氏聲云據史記則此當有大戊篇目也書序下云大戊贊于伊陟承此序之下大戊下當有二畫作重文俗儒疏忽誤作單文遂闕大戊篇目矣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注史遷說帝大戊贊伊陟

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馬融曰原臣名也命原以

禹湯之道我所修也鄭康成曰伊陟亡原命已逸疏史公

說為贊伊陟于廟者君冊命其臣必于廟中云伊陟讓作原命則伊陟非篇名也江氏聲云釋言云原再也命伊陟而伊陟讓乃作原命以是知原命為再命也又云俗儒誤闕太戊一篇因而增伊陟之目以足百篇之數耳段氏王裁云史記伊陟讓作原命脫作伊陟三字不得緣誤立說堯典疏云鄭注書序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山井鼎考文曰宋板作伊陟二十馬注見史記集解以原為臣名者說命畢命罔命等皆以臣名命篇故依

以為說也

仲丁遷于郕作仲丁

注

史遷郕作敝說為仲丁書闕不

具鄭康成曰仲丁亡

疏

仲丁據殷本紀為大戊子史公

云敖地名箋云敖鄭地今近滎陽水經濟水注云濟水

又東經敖山北詩所謂搏狩于敖者也其山上有城即

殷帝仲丁之所遷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滎陽

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敖地也

注

鄭康成曰河亶甲亡

疏

河亶甲殷

本紀云帝仲丁崩弟外壬立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

正義引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三十里即河亶甲所築都之所名殷城也

祖乙圯于耿

注

史遷圯作遷耿作邢馬融曰圯毀也鄭

康成曰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于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圯毀改政而不徙鄭康成云祖乙立疏祖乙殷本紀云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復興與巫咸任職圯者釋言云毀也耿者地理志云宏農郡皮氏耿鄉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一里耿城故耿國也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案在今山西河津縣西一里段氏王裁云說文邢鄭地有邢亭也祖乙所遷當是此地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書疏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疏鄭康成曰治于亳之殷地商家

自徙此而改號曰殷亳治一作始亳一作宅疏五遷見

治作始亳作宅者書疏云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二十里束皙云尙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

殷舊說以爲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
殷是與古文同也漢書項羽傳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
西有殷史記項羽本紀集解云駟案應劭曰洹水在湯
陰界殷墟故殷都也贊曰此殷墟非朝歌也汲冢古文
曰盤庚遷于此汲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乎
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案書疏與古文同今本注疏
誤衍作不同自奄遷於殷今本紀年作自奄遷
於蒙北曰殷鄭注見史記集解說見盤庚疏 民咨胥

怨注

鄭康成曰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作盤庚

三篇疏

鄭注見書疏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注

史遷說武

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
於是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

築於傳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
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傳險姓之號曰傳說馬融
曰高宗始命爲傳氏鄭康成曰得諸傳巖高宗因以傳
命說爲氏得一作尋說一作兌疏說文巽營求也商書
古文官書尋得二字同體云說文尋取也尙書高宗夢
尋說是也史公說使百工營求之野者百工百官也云
得說於傳險中者索隱曰舊本作險亦作巖也墨子尙
賢下篇云昔者傳說居北海之洲園土之上衣褐帶索
庸築於傳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史記正義
引地理志云傳巖卽傳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痛名聖
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卽虞國虢國之界又有
傳說祠注水經云沙澗水北虞山南經傳巖傳說隱室
前俗名聖人窟案所引地理志當爲括地志字誤也云

胥靡者漢書注晉灼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也馬鄭注俱見書疏說與史記同也說釋文云本又作悅作說命三篇注鄭康成曰說命三篇亡疏王逸兌音悅詞云說命是佚篇也

經高宗梁闇三年不言

疏

禮大傳說命引書曰注云闇讀如鵠鵠謂廬也傳曰高宗

居凶廬三年不言

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曰

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

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

足用傷必交修余無余棄也

疏

楚語曰公曰昔武丁能

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

以余正四方云云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
得傳說以來升為三公而使朝夕規諫曰云云注云類
善也茲此也又云使靡疆已也又云喻遭津水又云天
旱自比苗稼也三日以上為霖啟開也以賢者之心比
霖雨也又云以藥喻忠言也與眩厥疾不視地必傷也孟子滕文公
也又云以失道比徒跣而不視地必傷也孟子滕文公
篇引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注云書逸篇也說文
宿讀若周書若藥不眊眩案周字誤潛夫論五德志引
此文與楚語畧同若津水作若濟巨川舟作舟楫天
早作時早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作爾交修余無棄

念

終始典于學

疏

文王世子篇引兌命曰注云兌當為說

學記篇引同注云兌當為說字之誤也高宗

夢傳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

學學半

學記篇引兌命曰

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

疏

學記篇引兌命曰注

云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厥其也惟口起羞惟甲冑

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疏

緇衣篇引兌命曰注云兌當為說謂

殷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羞猶辱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羞當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爵無及惡為禮也惟干戈省厥躬當恕己不尙害人也

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

難疏

緇衣篇引兌命曰注云惡德無恒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母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

為正言放倣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

純或作煩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

史遷祭成湯下有

明日雊作啍鄭康成曰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雊升鼎

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飛

一作蜚升一作登

疏史公云明日者以經文云高宗彤日知之雝作响者响俗字漢書五

行志引書序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雝登鼎耳而雝疑今文作蜚作登也鄭注見書疏云鼎三公象者易鼎象曰鼎象也李鼎祚引九家易曰卦是鼎鑊烹飪之象亦象三公之位上則調和陰陽下則撫育百姓鼎能熟物養人故云象也又九四鼎折足九家易曰鼎者三足一體猶三公承天子是也云又用耳行者九三鼎耳革虞翻曰鼎以耳行是也又六五鼎黃耳金鉉虞翻曰鉉謂三貫鼎兩耳鄭注士昏禮云局所以扛鼎今文局作鉉然則局鉉同物所以貫鼎耳舉行者是鼎用耳祖已訓諸行也云視不明故有羽蟲之疴與劉歆合

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注**鄭康成曰高宗之訓亡

經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

疏

坊記引高宗云注云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

尚書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謹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旣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疏云尚書序有高宗之訓此經有高宗云謂是高宗之訓篇有此語故云名篇在尚書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注史遷說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

爲三公醢九侯并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美里西伯之臣閔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又說西伯決虞芮之獄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太傳說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

吠夷紂乃囚之五年四友獻寶乃得免虎口出而伐者
六年伐崇七年而崩馬融曰咎周者爲周所咎鄭康成
曰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
而惡之拘于羑里又云乘勝也紂得散宜生所獻寶而
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

疏

史公說紂以西伯
昌九侯鄂侯爲三

公云云見殷本紀紂囚西伯羑里以其爲九侯鄂侯死
竊歎非因三伐皆勝此古文說也又說西伯決虞芮之
訟云云見周本紀以敗耆國爲受命四年事非出則克
黎亦古文說也戰國趙策魯仲連云文王紂之三公也
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
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
里之庫百日而欲命之死賈誼新書君道篇云紂作桀
數千醢諸侯之不詔已者杖而桎之文王桎桎于羑里

七年而後得免此皆古文說亦見春秋左氏襄卅年傳
夫云喟然而歎拘之美里與殷本紀同云七年而後得
免則非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五年出而伐耆也大傳
說伐于伐密須伐畎夷在囚美里及伐耆之前與周本
紀伐大戎密須在敗耆之前伐邢在後不合此今文說
異于古文者馬注見釋文云咎周者爲周所咎謂紂爲
周所惡也鄭注俱見詩文王疏云咎惡者韓非子難二
云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豐三事舉而紂惡之卽此序
咎周之謂故云咎惡也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者大
傳畧說云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
見其人萌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爲公卿
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
爲問田見文選西征賦注云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周
者據韓非子則三伐謂侵孟克莒舉豐也韓子所言伐
孟則與邢聲相近云伐密須考詩皇矣說文王伐密之
事云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孟子梁惠王篇引作以遏徂
莒則伐密須卽克莒也惟舉豐則在伐黎之後又案周
本紀惟伐大戎密須在敗耆之前伐邢伐崇作豐皆在

伐耆之後鄭云三伐皆勝蓋用大傳及韓非說也子傳參差今古文各異不能畫一也云拘于羑里者地理志云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也史記正義曰牖一作羑音西羑城在相州湯陰縣北九里紂囚西伯城也案羑里在今河南湯陰縣北七里云乘勝者高誘注呂氏春秋義同云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者亦見大傳云文王釋而伐紂

祖伊恐奔告于受

注

馬融曰

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鄭康成曰紂

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

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

疏

馬注見釋文云受讀曰紂者聲

相近云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者未詳所據鄭注見書疏云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者周書克殷解云殷末孫受德呂氏春秋當務篇云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卽

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尚為妾既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是紂號曰受德也鄭云帝乙愛而欲立焉者或因終立之遂謂帝乙愛之也云時人傳聲轉作紂者受紂聲相近稱受德者或單言受殷本紀云天下謂之紂也云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者世子生既命名必書其生年月日與名而藏之則受德之號史必知之孔子作序時猶作春秋本魯之舊史不改其文也案馬鄭本百篇之序別為一篇則受字始見于泰誓偽孔散序冠之篇首則受字始見于此序故疏所引鄭注云云在此此是大誓之注今姑仍之

作西伯戡黎

殷既錯天命

注

馬融曰錯廢也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注

鄭康成曰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

啟及衍後立為后生受德

疏

馬注見釋文云錯廢者論語為政篇云舉直錯諸枉

包咸云廢置邪枉是錯爲廢也鄭注見詩大明疏說本
呂氏春秋見上奔告于受疏此注亦應在微子篇中復
此存于

書序第卅上終

書序第卅下

尙書今古文注疏卷卅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注史遷說九年東觀兵至于孟

津乃還師歸居二年乃遵文王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

月戊午師畢渡孟津武王乃作大誓鄭康成曰十有一

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部四十歲矣**疏**

史公說九年東觀兵居二年伐紂十一年渡孟津作大誓與今文十三年伐紂不合蓋問故孔安國者與書序

亦無不合此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一月者卽史記之十二月據終其事而言不迷觀

兵還師也呂氏春秋首時篇云武王不忘玉門之辱立
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十一年云十二年者以一月戊
午爲明年正月數之也是書序史記呂氏春秋說皆不
異蓋古文說也鄭注見詩文王疏云十有一年本文王
受命而數之者江氏聲云受命謂受天命康誥云天乃
大命文王詩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箋云受天命是
也多方云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鄭注云五年者文王
受命八年至十三年也然則武王自卽位至伐紂時才
匝五年爾則此言十一年自是本文王受命之年數也
云是年入戊午部四十歲者易緯乾鑿度云今入天元
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入戊
午部二十九年又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命汝
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也午爲火必言火戊者木精
將王火爲之將相戊土也又當爲火子又火使其子爲
己塞水是明倉精絕殷之象此說文王受命在戊午部
之意也案二十九歲受命至四十歲則十二年矣序云
十一年而鄭云入戊午部四十歲者蓋據中候我應文
王受命在季秋三月踰年爲元年故十一年當戊午部

四十歲也鄭必知然者以武王伐紂在十三年周語冷
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鶉火午次也當周初之
時歲星在午則太歲在未然則十三年太歲在未也却
而推之此十一年太歲在巳矣詩文王疏引三統歷云
七十六歲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
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卽以甲子之日爲初部名
甲子部一也滿七十六歲其後年初日次癸卯卽以癸
卯爲部首二也從此以後壬午爲部三也辛酉部四也
庚子部五也己卯部六也戊午部七也丁酉部八也丙
子部九也乙卯部十也甲午部十一也癸酉部十二也
壬子部十三也辛卯部十四也庚午部十五也己酉部
十六也戊子部十七也丁卯部十八也丙午部十九也
乙酉部二十也是一紀之數終而復始後紀還然準此
以推則戊午部之前凡六部爲歲四百五十六以六十
歲除之凡七終而餘三十六初歲甲寅則三十六歲己
丑然則戊午部之七年庚寅歲也其二十九年歲在戊
午文王受命以三十年己未歲爲一年則十三年武王
伐殷歲在辛未當戊午部之四十歲也依鄭氏說此十

言部十一
一年爲戊午部之四十歲則已巳歲案三統曆云凡紀
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計之一部七十六歲爲日二萬
七千七百五十九以六十除之凡匝四百六十日二萬
七千七百五十六以六十除之凡匝四百六十二甲子
爲二萬七千七百二十日更從甲子數至壬寅又得三
十九日乃滿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日適符一部七十
六歲之日數故後年初日得癸卯爲癸卯部推此法以
數之以後壬午辛酉等各部之初日皆如三統歷之所
推至其末乙酉部之終日正直癸亥故後紀之初日仍
得甲子是紀首日必甲子信不爽矣惟言皆歲甲寅則
未然試推之一紀之歲千五百二十以六甲除之凡二
十五匝而餘二十歲更從甲寅數至癸酉乃終一紀則
初紀之首歲甲寅次紀當皆甲戌又次紀首甲午又次
紀乃首甲寅凡歷三紀乃復甲寅也惟是文王受命之
戊午部若以甲戌紀甲子紀推之則十三年武王伐紂
皆不與周語歲在鶉火之言相應則此序十有一年固
是甲寅紀之戊
午部四十歲也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大誓三篇

史

遷作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

疏 史公說此為十一年十二

月戊午者商之十二月卽周之一月一月卽系十一年書序本無脫誤不必信劉歆鄭氏之說而疑古文也漢書律歷志云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志又云序曰一月戊午師度孟津按志以伐殷觀兵爲十一年事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爲十三年事似書序一月上當有十三年三字也江氏聲云諸家以爲十三年之一月者國語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此謂十三年誅紂時也律歷志引三統云戊午度于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于婺女天龍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龍周書武城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是以此序與國語武城所言皆一時事則是十三年事矣韋昭注云星辰星也天龍次名一曰元枵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天龍謂周正月辛卯朔二

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午
度孟津拒戊子三十一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
與須女伏天龍之首也是說本諸劉歆亦以爲十三年
事又云經文三篇上篇是十一年事中下二篇則十三
年事序兼總兩時于十一年不月者以經言四月文自
明矣不言十三年者以一月戊午既別異于四月明非
一年內事可知故省也且經文殘缺安知中篇不具有
年月而序因此略其年乎王氏鳴盛云詩大明疏歷引
國語律歷志而又云歲月日辰星五位所在星宿度數
非用算無以推之鄭注尚書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
皆用殷歷劉向五紀論載殷歷之法惟有氣朔而已其
推星在天龍則無術焉孔穎達唐人所言已如此今殷
歷久失據漢志考伐紂月日已具至其甲子雖就乾鑿
度推爲辛未但史記年表斷自共和庚申始以前皆不
詳伐紂月日可考而年
之甲子究當闕疑也

經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太子發拜

手稽首疏

周禮太祝疏引太誓曰案上文稱太子發當在白魚入舟未稱王之前以無所據未知連

屬之處故不附本篇陳有以下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

永年丕天之大律疏

漢書郊祀志引秦誓曰注師古曰今文秦誓周書也稽考也永長也

丕奉也律法也言正考古道而立事則可長年享有天下是則奉天之大法也又刑法志引書曰立功立事可

以永年說之云言為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傳于亡窮

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此或鄭注顏所本也漢書平當傳當引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

傳于亡窮注師古曰今文秦誓之辭言能正考古道

召立功立事則可長生享國案此文或以為即周公所陳古先哲王之格言亦無明文可據不知連屬何文故

不附本篇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疏說苑臣術篇引秦誓

又見洛夫論書續篇及漢書武帝紀有司議子克紂非
日用其文既不云秦誓文字有異同不具辨

子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子小子

無良疏緇衣篇引太誓曰注云太誓尚書篇名也克勝
也非子武非我武功者文者文王也無罪則言

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衆以民之所欲天必
伐紂之辭也今太誓無此章則其篇亡

從之疏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穆叔引秦誓曰注云
今尚書秦誓無此文故諸儒疑之昭元年子羽

引太誓同注云逸書周語單襄公引太誓同注云今
周書太誓無此言其散亡乎鄭語史伯引太誓同

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疏春秋
左氏

昭二十四年傳其宏引太誓注云刺衆億兆兼有四夷
不能同德終致亡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少同心也

今太誓無此語成二年傳君子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
周十人同者又管子法法篇引秦誓曰紂有臣億萬人

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疏周語單襄公曰吾聞之泰誓故曰注云泰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朕武王自謂也協亦合也休美也祥

福之先見者也戎兵也言武王夢與卜文王若曰若月合又合美善之祥以兵伐殷當必克之

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疏**墨子兼愛下引泰誓曰乍古與作通紂夷處不

有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禋不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無

廖排扁天亦縱之棄而弗葆**疏**墨子非命篇中引泰誓之又非命篇中引泰誓之

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有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非僂其務天亦棄縱而不葆天志篇中

引泰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有事上帝棄厥先神祗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僂其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

葆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

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

之大帝

疏墨子非命篇下云太誓之言也於去發小人

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鉤

疏

墨子尚同篇引泰誓之言然曰案此蓋言紂苛

政也即漢書見知之法先王所無

我武維揚侵予之疆則取于殘殺伐

用張于湯有光

疏

孟子滕文公篇引泰誓曰注云泰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我武

王用事之時惟鷹揚也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單食壺漿之歡比于湯伐桀為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充學不與古泰誓同諸傳記引泰誓皆古泰誓也

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疏

孟子萬章篇引泰誓曰注云泰誓尚書篇名自

從也言天之視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詩烝民箋引書

也聽從人所欲也獨夫紂荀子議兵篇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孟子盡心篇云武王

兩虎賁三千人周本紀云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則此三百人當是三千人之誤也司馬法云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劒則虎賁卽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官樂記言虎賁之士者周公制禮用二人爲虎賁之官爵爲下大夫屬之司馬其次中士十有二人當文武時則是守衛之士非必下大夫也樂記所言是武王伐紂時事虎賁故是士也墨子明鬼篇下云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與殷人戰乎牧之野風俗通三王篇引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禽紂於牧之野後漢書順帝紀注引漢書儀曰書稱虎賁三百人言其猛如虎之奔赴也則三百人亦

作四百八
百人未詳
與受戰于牧野注鄭康成曰牧野紂南郊地

名受一作紂牧一作母疏牧說文作母云朝歌南七十里地引周書武王與紂戰于

母野即此文鄭注見詩大明疏作牧誓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注史遷說乃罷兵西歸

行狩記政事疏史公說見周本紀獸作狩者詩車攻云搏獸于敖後漢書安帝紀注引作薄狩

於敖又漢張遷碑云帝遊上林問禽狩所有以待為獸

古字通用識作記者廣雅釋詁云記識也文選魏都賦

云武人歸獸而去戰張載注云尚書曰往伐歸獸樂記

云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

之野而弗復服呂氏春秋慎大覽云然後濟於河西歸

報於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馬弗復乘牛弗復

服鼙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作武成注鄭康成

疑皆武成逸文正此序所云歸獸也

曰著武道至此而成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

疏鄭注見書疏云

武成逸書者孔壁所得古文本有武成以其不列學官藏在祕府故謂之逸書云建武之際亡者建武是光武紀年武成至此又亡其殘文僅存八十二字見漢書律歷志古文尚書本五十一篇為四十六卷藝文志載之而注云五十七篇者班氏當武成亡後記見存實數也

經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

于征伐紂

疏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曰說云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

日癸亥至牧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注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魄死故言死

魄魄月質也

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疏

同上志又說云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申在周二月己丑朔明日閏月庚申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

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霸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云云注師古曰今文尚書之辭劉殺也案成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與幾通說文幾絕也讀若咸

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己卯

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

疏

同上注師古曰亦今文尚書也祀馘獻于廟而告祀也截

耳曰馘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

疏

殷本紀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

祀作洪範

疏

周本紀武王九年東觀兵十一年伐紂作大誓牧誓武成分器後但左傳三年問箕子以天

道則洪範編篇宜在作分器後但左傳三年問箕子以天五引洪範皆曰商書漢書儒林傳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且以洪範先于微子或古本次第與今不同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注史遷作封諸侯

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鄭康成曰宗彝宗廟尊也作

分器著王之命及所受物班一作殷分器亡

疏史公班作封者

古借邦爲封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稱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卽周語之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也康誥序云邦來叔疏云古字邦封同封諸侯者呂氏春秋慎大覽云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舉封黃帝之後於鑄封帝堯之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舉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周本紀云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封尚父於魯上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于管弟叔度於蔡其餘各以次受封案呂氏春秋云鑄卽祝黎卽薊聲相近也葬者周禮司尊彝職掌六彝六尊之位謂鷄彝鳥

彝罕彝黃彝虎彝雉彝釋器云彝卣罍器也說文云彝宗廟常器也史公云分殷之器物蓋克殷所得器物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以宗彝爲宗廟尊者鄭注周禮鬯人云卣中尊尊者彝爲上罍爲下又注周禮序官云彝亦尊也鬯卽曰彝彝法也言爲尊之法也班釋文云一作般

注

馬融作豪曰酉豪也鄭康成曰葵讀若豪

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遺其酋豪之長

疏

旅者廣雅釋詁云客也晉語云禮賓旅遠國以客禮待之

故稱曰旅檠當爲敖或爲勢經文必不從犬說文云檠犬知人心可使者春秋傳曰公噉夫檠若尙書有此字許氏必不引後出之書馬鄭亦必不以爲酋豪矣此僞孔所改字馬注見釋文云檠作豪者馬氏見孔壁書如此也云酋豪者漢書宣帝紀神爵二年羌盧降服斬其首惡大豪楊玉酋非首注交穎曰羌胡名大帥爲酋如

中國言魁趙充國傳先零豪注孟康曰帥長也鄭注見書疏云西戎無君云云者呂氏春秋恃君覽云氏羌呼唐離水之西楚人野人徧竿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注云西方之戎無君者後漢書西羌傳云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太保作旅獒疏非也周書史記並稱則分種為酋長武王克殷有召公奭不言太保自成王幼在襁褓中召公為太保始見賈誼新書作偽者以此太保為召公疏矣

巢伯來朝

注

鄭康成曰巢伯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之

國世一見者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

疏

巢伯者魯語云桀奔南巢

注云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也今廬江居巢縣是也案巢即今安徽巢縣鄭注見周禮象胥疏及王制疏書仲施之誥疏云巢伯殷之諸侯伯爵者鄭注王制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云世一見者周禮大行人職九州之外

謂之蕃國世一見是也

芮伯作旅巢命

鄭康成曰芮伯周同姓

國在畿內

疏

旅巢命之旅亦與西旅同訓廣雅釋詁云客也鄭注見詩桑柔疏云芮伯周同姓者

書疏引世本云芮姬姓地理志左馮翊臨晉縣芮鄉故芮國在今陝西朝邑縣南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注

有疾下馬融有不豫

疏

有疾釋文

云馬本作有疾不豫書序云周公作金縢者管子七臣七主篇云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書明堂解云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則經文有云王既喪之事在五年之後既非周公所作又有秋大熟天動威之文今文以為周公死後之事可見孔子序書時必非一篇故以為周公作金縢也說詳金縢疏尚書大傳大誥在金縢之前今文如是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注

鄭康成曰三監管叔蔡叔霍

叔三人爲武庚監于殷國者也前流言于國公將不利
于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
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
始也疏序言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是在周公攝政元
年也周本紀云武王崩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
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公是三監之
叛卽在武王崩後孔安國古文說也白虎通崩薨篇云
喪者亡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喪
何爲孝子心不忍言尙書曰武王既喪是今文亦以武
王既喪卽是武王崩也鄭氏則以金縢既喪爲終喪故
此注亦言居攝二年之時蓋衛賈孔壁古文之說旣之
義得爲終亦爲卒也此則與今古文不同者鄭以周公
避居亦與史記說異未可定其是非鄭注見詩東山疏
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云云者周書作雒解云武

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
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是管蔡霍爲三監之明文僞傳不
及霍叔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注鄭康成曰誅之者周公

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蔽己解矣黜貶退

也疏

周本紀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
又云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

大誥則古文不以周公爲有避居之事也鄭注見詩東
山疏書疏云自迎周公而來者詩九戩云我觀之子袞
衣繡裳傳云所以見周公也袞衣袞龍也箋云王迎周
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是毛氏亦以周公爲有避居
之事也云蔽己解者詩鴟鴞序云成王未知周公之志
伐柯序云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尤
戩序同是謂蔽也啟金縢迎歸周公而作大誥注誥一
始解矣云黜貶退者說文云黜貶下也

作弄

釋文誥本亦作弄案汗簡集韻皆有弄字據
汗簡四聲韻其字下从丌說文所無未詳也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注鄭康成曰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采地名微子啟紂

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于宋因命之封為宋公代殷後

承湯祀微子之命亡**疏**周本紀云初管叔畔周周公討

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宋微子

世家云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

微子開代殷後奉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鄭

注見詩有客疏云微采地名微子紂同母庶兄者見微

子篇疏云武王投之于宋云云者樂記云武王克殷下

車而投殷之後于宋注云投舉徙之辭時武王封紂子

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後周公更封而大之疏引

發墨守云六年制禮樂封殷之後稱公于宋是也

唐叔得禾**注**史遷禾作嘉穀異畝同穎**注**史遷畝作母

鄭康成曰二苗同為一穗

疏

史公禾作嘉穀見周本紀說文云禾嘉穀也二月始

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詩生民云種之黃茂傳云黃嘉穀也疏云穀之黃色者為黍稷耳則禾即今之小米也畝作母者母與拇通易咸其拇虞翻注云拇是大指也王逸注招魂云拇手拇指也是手足排皆為母異母如枝指也其上合穎經文作畝假借字偽傳以畝為壟非也穎者詩傳云垂穎也少儀疏云禾之秀穗亦謂之為穎案說文穎本禾末并粟言之亦為穗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以畝為苗亦知畝即母也以穎為穗者說文采禾成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

注

史遷

東作兵所

疏

史記周本紀云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古文以周公居東

為東征管蔡

作歸禾

注

史遷歸作餽鄭康成曰歸禾亡

疏

史公歸俱作餽見魯世家歸作餽者檀弓云餽祥肉鄭注上虞禮作歸祥肉論語先進云詠而歸鄭注云

魯讀餽為歸今從古一切經音義七
饋古文餽同是歸饋俱與餽通也

周公既得命禾注鄭康成曰受王歸己禾之命與其禾

旅天子之命注史遷旅作魯一作嘉作嘉禾注鄭康成

曰嘉禾亡疏旅者釋詁云陳也鄭注見書疏史公旅作

為魯衛之魯是魯與旅通也旅一作嘉見魯世家集解

引徐廣曰上嘉字一作魯大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

桑葉而生同為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

成王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為一穗抑天下其和

為一乎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韓詩外傳五云成王之

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

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

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

於周公道路攸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

而來周公曰吾子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

日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蓋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又見說苑辨物篇敬求作敬受此或經之佚文姑附于後

經 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

疏 漢書王莽傳羣臣上奏引書逸嘉禾篇曰說之云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案嘉禾不在逸十六篇之內是

亡書之殘語僅存者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

注

鄭康成曰言

伐管蔡者為因其國也不言霍叔者蓋赦之也康為號

謚初封于衛至子孫而并邶鄘也封一作邦

疏

鄭注見詩邶鄘

衛譜疏及書疏云言伐管蔡為因其國者居前人之故國曰因王制云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

者云康為號謚者周書謚法解云安樂撫民曰康是也
云初封于衛至于孫而并邶鄘者鄭詩譜云邶鄘衛者
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
庚為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自紂城而北謂之鄘南
謂之鄆東謂之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
于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為之長後
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是也作康誥酒誥梓材疏段氏玉裁云楊
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
夫謂書序存而酒誥則無序非謂商書闕酒誥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疏鄭康成

曰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

將自後往也疏周本紀以作召誥洛誥在反政成王後

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
恐王情于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周公洛誥為反政成

王召公陳戒為卽政後事也鄭注
見詩王風譜疏云相視者釋詁文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注鄭康成曰居攝七年天

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也疏鄭注見公羊宣十

太平者詩周頌譜云周頌者周室致太平之
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是也
使來告上

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注鄭康成曰此皆士也周謂之民

民無知之稱疏頑有衆義阜陶謨云庶頑譏說史記釋

頑不當以頑器之義為訓周書作維解云獻民遷于九

畢孔鼂注云賢民士大夫也周本紀云成王既遷殷遺

民亦不云頑民鄭注見詩王風譜疏云此皆士者以篇

名多士春秋左氏桓二年傳云武王克商遇九則于洛

邑義士猶或非之卽此民也云民無知之稱
者鄭注周禮遂人云變民言毗毗無知貌
周公以王

命誥作多士注史遷誥作告疏
史公作告見周本紀魯世家無逸在多士前

周公作無逸注史遷逸作佚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注馬融曰師氏保氏皆大夫官鄭

康成曰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聖賢兼此官相成王爲左

右注馬融曰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召公不說注

馬融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

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鄭康成曰周公

既攝王政不宜復列于臣職故不說疏
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書疏俱以

師氏保氏爲大夫者周禮地官序官云師氏中大夫一人保氏下大夫一人是也周公居三公之位非中下大夫之爵故鄭又云聖賢兼此官周公爲聖召公爲賢也馬注見釋文云分陝爲二伯見公羊隱五年傳又注見史記燕世家集解云不宜復列臣位以爲苟貪寵者不說周公之歸政而不去位之魯也鄭注見書疏意同馬氏中論智行篇云召公見周公之既反政而猶不周公知疑其貪位周公爲之作君夷然後說知當作去

作君夷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注

史遷踐作殘鄭康成曰奄國

在淮夷之北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踐讀曰翦翦滅也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

補

史公踐作殘見周本紀云

司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作召誥洛誥多
士無佚下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
若薄姑則是以此次東伐淮夷在七年反政後蓋古文說
也書疏云案洛誥成王卽政始封伯禽伯禽旣爲魯侯
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魯
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卽此伐淮夷王伐淮夷
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卽政之年復重叛也鄭
注見史記集解及書疏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者漢書王
莽傳云成王之與周公也開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
是奄在魯南淮北也詩破斧疏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
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者魯世家云伯禽卽位之後有
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又與周本紀不同大
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鄭用今
文說也據此則編篇當在康誥之前且多方篇云昔朕
來自奄今列于多士無佚之後故鄭云編篇于此未聞
訓未聞孔子編次之意也云踐讀爲翦翦滅者王藻云
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注云當爲翦翦殺也案呂氏
春秋古樂篇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注云

踐往則漢人亦說踐為往不必如大傳也呂氏春秋下文云商人服象為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似伐奄直至于楚未詳其事

作成王征

注

馬融曰征正也

鄭康成曰成王征亡

疏

馬注見釋文云征正者說文云征正行也大傳書序有揜詰云

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案今文說踐為籍之謂殺其身云云書序云遷其君薄姑說與大傳異也揜同奄揜詰疑即成王征故附其說于此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

注

史遷蒲作薄馬融曰

齊地名鄭康成曰奄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

之于齊地使報于大國

疏

史公蒲作薄者蒲薄聲之緩急字形又相近釋文云馬本

作薄馬注見史記集解鄭注見詩破斧疏皆以蒲姑為齊地者春秋左氏昭九年傳云王使詹伯辭于晉口蒲

姑商奄吾東土也昭二十年傳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漢書地理志云齊地殷末有蒲姑氏至周成王時薄姑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蒲姑之地蓋以蒲姑氏居之而得名故服虔注昭九年左傳亦謂蒲姑齊也云其君倭人者大傳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己死矣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世之將亂者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反是也不可復故言不可使復國江氏聲云據大傳蒲姑爲奄君名此序當言將遷其君蒲姑于乃衍字也成王遷奄君其地遂爲齊有故左傳云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蒲姑氏卽奄君也

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鄭康成曰將蒲姑亡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史遷作成王自

奄歸在宗周作多方

史公說見

周本紀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注史遷黜作絀滅作襲還歸在

豐作周官注鄭康成曰周官亡疏堯典疏云孔以周官

鄭以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案周本紀作多士後即作周官魯世家云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是古文周官亦或在立政後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注史遷肅作息馬融曰息慎

北夷也鄭康成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慎一作脊

疏史公肅作息者釋文云馬本作息慎息肅聲相近周書王會篇北有稷慎稷聲亦近肅也馬注見釋文鄭

注見五帝本紀集解云北夷者春秋左氏昭九年傳王使詹伯辭于晉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魯語武王克商

通道九夷八蠻肅慎氏來貢枯矢磐石晉灼注漢書云東夷傳今挹婁是也在夫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顏師古注漢書帝紀引周書序云肅春來賀字作春

王俾榮伯

注

史遷俾作賜馬

融作辨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為卿大夫也

疏

史公俾作

賜者俾疑當作昇釋詁云昇賜也馬注見釋文云本作辨鄭注士虞禮云古文班或為辨鄭司農注周禮匪頒云頒讀為班布之班謂班賜也則辨亦賜也王以肅慎分賜榮伯也魯語云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云榮伯周同姓云云者周語有榮夷公注云榮榮伯當是其祖故知是諸侯論語亂十人鄭注有榮公榮伯故知世為卿大夫也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

姑注

史遷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

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

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大傳說三年之後周公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又說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于畢畢者文王之墓故周公死成王不葬于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

周公也鄭康成曰亳姑亡疏

史公說見魯世家秋未穫已下至歲則大熟今以為

金滕文也據史記當是亳姑之篇後人以其辭有云開金滕書故連屬于金滕耳傳之既久不敢改易故附注于此大傳三年之後至示天下臣于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至所以禮周公也見吳中本三年之後據路史高辛紀下有周公致政封魯是當作致政封魯三年之後也周公死已下至子幼人弗及知見梅福傳注師古注引尚書大傳云周公薨成王欲葬之于成周云云與史記云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殊異蓋古文說此序成王葬于畢後因天變而改葬以王禮今文以為將葬于成周因天變而葬于畢也云王與大夫開金滕之書云云者是今文古文俱有秋大熟未穫已下之辭蓋宋人因其見于金滕而刪尚書大傳顏師古唐人猶及見完本也云魯郊成王者與史記郊文王殊異或成當作文字之誤也案序稱成王葬于畢告周公蓋以天變告之而以王禮葬于畢也云作亳姑者亳姑二字未詳其義僞傳云斥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過之功成非也

周公既没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康成曰天子之

國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東郊周之近

郊也半遠郊疏鄭注見周禮載師疏及王制郊特牲疏作君陳注鄭康成

曰君陳亡

繼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

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維良顯哉疏坊記引君陳曰注云君陳

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亡嘉未見聖若

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疏緇衣篇引君陳曰注云克能也由用也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疏也師庶皆眾也虞度也言出

丙政教當由女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一也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注馬融

曰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疏

馬注見釋文

康王既尸天子注馬融康王上有成王崩疏本康王上

更有成王崩三字尸者釋詁云主也云主天子者主其事而未卽位也遂詒諸侯作康王

之詒注史遷作康詒疏史公作康詒見周本紀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疏史遷畢作畢

公鄭康成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

相應畢命亡

疏

史公畢作畢公者周本紀云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則此序

畢下脫公字鄭注見書疏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者漢書律歷志引三統有畢命豐刑之文蓋漢世則有畢命篇鄭氏猶及見之故據以爲言也云不同與此序相應者江氏聲云當云不與此序相應疏引誤多同字抑或不同承冊命言謂冊命事不同下別言與此序不相應引少一不字爾逸篇是冊命霍侯此序言作冊畢公是不相應也云非也者既不相應則逸篇非此篇書文段氏玉裁云畢命亡當作畢命逸

經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冊王命作策豐刑

疏

書疏引策下有

書字漢書律歷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云云注孟康曰逸書篇名惠氏棟曰逸書二十四篇有冊命固當爲畢字之誤也劉歆三統歷引畢命豐刑十六字鄭康成漢書序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蓋亦據孔氏逸篇爲說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

疏

大司徒者周禮序官云乃立地官司司徒又云大司徒

卿一人則是地官卿也

作君牙

注

牙一作雅鄭康成云君牙亡

經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

疏

衣緇

篇引君雅曰注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資當為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祈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恒多怨為其君難

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作冏命

注

史遷說穆王閔文

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誠太僕之政作冏命復寧冏一

作冏鄭康成曰冏命逸

疏

史公云文武之道缺云云者冏命亡篇蓋問之孔安國得

其說也史記正義引應劭曰太僕周穆王所置蓋太御眾僕之長中大夫也考周禮夏官序官太僕下大夫二

人注云僕侍御于君之名太僕其長也說文僕引周書曰伯翳古文翳古文問字古今人表作翳翳今文問古文也今漢書作翳尚書釋文作翳皆別字申誠集解引徐廣曰誠一作鄒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注鄭康成

曰蔡仲之命疏堯典疏云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第九十六

又云鄭於賈氏所奏別錄為次

經王曰胡毋若爾考之違王命也疏春秋左氏定四年傳祝鮀曰管蔡啟

商其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

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注云胡蔡仲名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注馬融開作闕

作費誓

疏

開作闕者釋文云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闕開蓋開字故與開形相近顏氏匡謬正俗云

誓序東郊不開案說文及古今字詁關古闕字堯典疏云孔以萊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尚書大傳解誓亦在南刑前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史通說甫侯言於王作

修刑辟

疏

疏

命告也案鄭注周禮太卜云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是命為告段氏玉裁云詩崧高箋云

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則此序八字當作一句讀告王得為命王者鄭注緇衣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鄭釋呂命以為呂侯受王命者見呂刑經注洛誥云倅來茲殷乃命寧亦是受命于寧王也訓夏贖刑者申訓夏時贖刑之法漢書刑法志引經文而說之曰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書疏云周禮五刑皆五百此則墨劓皆千刑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重刑少是改從輕也案刑法志所說疑今文史

公說爲甫侯言於王
是亦以命爲言也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馬融平王作王錫作賜作

文侯之命

疏平王釋文云馬本無平字是也若是平王

古文俱無平字也爲孔因鄭注加此字秬鬯圭瓚者白
虎通考黜篇云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賜
之秬鬯所以極著孝道孝道純備故內和外榮玉以象
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太君子之性
金飾其中君子之道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美素德金
者精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周
禮典瑞云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注云肆解牲
體以祭因以爲名爵行曰裸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
寸下有槃口徑一寸詩旱麓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
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
鬯圭瓚箋云黃流秬鬯也珪瓚之狀以
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峭史遷穆作繆峭作

殺秦本紀秦繆公伐鄭在三十三年晉襄公追秦兵於峭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

歸在三十三年史公穆作繆者史記蒙恬傳云秦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史記

漢書多作繆繆聲之緩急穆為假借字峭俗字當從左傳作殺**還歸作秦誓**春秋

傳三十三年夏四月晉襄公敗秦師于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晉文公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

帥使歸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于是悔過作秦誓則秦誓作于三帥歸時也秦本紀三十六年繆公

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郃乃自茅津濟渡河封殺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曰云云則是三十六年敗晉

渡河始作此誓與左傳不合或孔氏古文說也序云還歸作秦誓與左傳同

書序第卅下終